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蜀後主諱禪字公嗣

魏志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載明帝時布曰劉升之兄弟守空城然則又字升之

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又建興元年

唐庚曰人君繼體除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立尙未卽位也明元正月行卽位之禮然後書卽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卽位矣稱元年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卽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

夏詳柯太守朱褒擁郡反注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

按華陽國志亦載此事常房作常順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又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

華陽國志云益州夷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麝香黑蟬腦三斗蜀木構三丈者三千枚

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闓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大故獲以欺夷 竊定華陽國志作高定元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

華陽國志云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建爲太守廣陵王王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夷水多爲壘守亮欲候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蓋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于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秋遂平四郡移南中勅李夷萬餘家于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蠻孟暹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于蠻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于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蠻習朱提孟珍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珍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用重人

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河北陽平石馬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東逕武侯壘南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蜀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 顧祖禹曰石馬城在陝西沔縣東二十里或以爲諸葛壘亦曰諸葛城

築漢樂二城

水經沔水注云西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道

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以防遏 顧祖禹曰丞相亮築  
漢城于沔陽樂城于城固此即漢城也對樂山而言故曰西  
樂水經注以爲在沔陽東山上似誤

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

水經沔水注云小城固北百二十里有興勢阪諸葛亮出洛  
谷成興勢置烽火樓處 顧祖禹曰龍亭山在漢中府洋縣  
東二十里乃入子午谷之口其山阪顏色亦名赤坂建興八  
年魏曹真由于子午谷司馬懿由西城武侯次于城固赤坂以  
待之蓋兩道並進此爲總會之處也

注 漢書春秋曰

書字誤當改晉

又 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  
者以千數

後漢書郡國志犍爲郡江陽 宋書五行志云是時諸葛亮  
連年動眾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  
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其象也亮不能過渭  
又其應乎

十年亮休士勸農于黃沙

水經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黃沙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諸葛  
亮所開也 顧祖禹曰黃沙成在漢中府褒城縣南五十里

今爲黃沙驛棧道至此始出險就平

十四年後主至前登觀阪看汶水之流

潘眉曰晉書何旅曰地名觀阪自上觀下汶即岷字說文作  
駟漢志作嶠即駟字之省又省作岷隸又作汶與青州朱虛  
蔡蕪二汶音文者自別

延熙七年閏月

潘眉曰此年閏七月

十一年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顧祖禹曰涪州春秋巴國地秦屬巴郡兩漢仍之蜀漢置涪  
陵郡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何焯曰不書吳主書吳王耶恐字誤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

魏志齊王芳紀及蜀志張嶷傳俱作郭脩惟費禕傳同此作  
循今 殿本改作脩

十七年冬拔狄道河開臨洮三縣民

殿本考證云河開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

十八年維御住鍾題

鄧艾傳鍾題作鍾提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又立子璿爲新平王

殿本考證云鎮西毛本作征西 璿一本作贊誤今 殿本

已改正

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卷四注恂作詢虔作琰

借緣蜀士

殿本考證云借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

殿本考證云人鬼歸能句上下疑有脫文

嚴未發

潘眉曰漢避明帝諱莊凡裝字亦改作嚴字吳漢傳辦嚴上

道章懷注嚴卽裝也陳紀傳不復辦嚴章懷注嚴讀曰裝也

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

沈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騎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書經籍志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

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問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問其日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

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于慎行曰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爲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思

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問之時已

有教之者禪卽以正指對左右雖笑不知禪之免死正以是

矣黃恩彤曰先主遺詔敕後主曰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

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云云武侯非面諛先主非

警兒足見後主本非不肖也陳志以爲任賢相則爲循理之

君惑聞豈則爲昏庸之主洵然

卷之三 年刊軍解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達

李清植曰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遺喪民志必生惶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懷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以是議諸葛公毋乃失之拘乎

又國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史通曲筆篇云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云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卻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

書籍斯則典校無關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無厚誣諸葛乎按志中于後主景耀元年明載史官

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年此蜀有史官之顯證何焯曰吳蜀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

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缺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以詆毀諸葛也

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注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于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

何足云錢大昭曰赦不妄下亦謂諸葛爲相時耳亮卒之後延熙元年六年九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景耀元年四年皆大赦

矣孟光責費禪以爲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哀敝窮

極不得已乃權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敷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冗之惡不其然哉 錢大昕曰昭烈之沒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其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君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孔明不以存歿有聞張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于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付明臣忠此承祚所謂卓也不然建興之號終于十五何不云十五而云十二乎裴氏所議殊未達其旨趣也 袁枚曰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爲湯用太公即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沒後不問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橫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生前勸用蔣琬費禪一九後主能從之其不類後典型也賢于太甲其不惑流言

也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乎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使太平興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後主幼少之慮固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強廉悍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即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設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一絲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謾之故而疑諸賢觀其雅雲長樊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踞牀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顓之諫辛勤交元直而求啟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于人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妄議後主宜其不知爲政歟

先主甘皇后傳

按前標題雖稱二主妃子而後列傳則大書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皇后而孫吳諸后則降稱夫人可見承祚原以天子之制予蜀也

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

按漢高祖之母死于小黃高祖卽位之五年追諡爲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而此以爲高祖所追尊恐係信筆之誤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

益州吳道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  
斷江雷太子乃得止

按孫夫人之事此爲再見 潘眉曰陳承祚不爲孫夫人立  
傳夫人還吳同于大歸 王雲曰此不明敘所以還吳之故  
則法正已進劉琦妻吳氏于宮中舟船之迎實夫人見幾之  
哲是歲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權襲取長沙分界連和之日  
可想見蜀主與夫人同牢已七年矣此陳壽所以有綢繆恩  
紀之筆也 元和郡縣志云孫夫人城在房陵城東南五里  
與昭烈相敘別築此城居之

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圉乎  
于是納后爲夫人

按法正導君以非禮先主始疑而終遂之君臣均失諸葛公  
亦不匡正何也

劉永 策曰少子永受葛青社

殿本考證云少子疑當作小子

又名 後主太子瑁

錢大昕曰此承祚特筆且正其爲太子之號視吳志之曰權  
曰亮曰休曰皓者判然矣

瑁爲亂兵所殺

殿本考證云殺宋本作害

注 瑁瑁瑁謂詢時

潘眉曰依後主傳及蜀紀詢當作詢瑁當作虔詢瑁虔意義

不相遠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于  
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耳

前明陳仁錫刻本脫此評語三十五字

長樂梁章鉅撰

諸葛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

錢大昕曰亮瑾兄弟分仕三國各為立傳首皆著其郡縣亮誕兩傳又皆云諸葛豐之後蓋三書可合可分取其首尾完具不嫌重複也

父珪字君貢

殿本考證云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又東逕梁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每所登臨故俗以梁山為名 姚寬西溪叢語云梁父吟不

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岳也

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于有道而為小人讒邪之

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此吟恐取此義 何焯

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

此乎今所傳之詞益非其作 按今所傳之詞見藝文類聚

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

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疆古冶子力能

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破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

國相齊晏子按此吟雖傳自唐以前而別無深意諸葛公又

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虛也

淮博陵崔州平注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明監本烈作列誤今 殿本已改正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

十一引梁祚魏國統云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

平為議郎以忠直稱量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尚有報復

之心會病卒 水經沔水注云檀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

故宅

入孟公威等

趙一清曰孟公威附見溫恢傳

又三人問其所至

何焯曰宋本至作志

注備性好結駝

潘眉曰通俗文云毛飾曰駝按旄牛駝出冉駝青衣道夷等

處古但施于犬馬至漢季始用于軍中故韋昭注晉語曰若

今將軍負駝甘盞負駝帶鈴武侯與吳主書所送白駝薄少

與兄瑾書先主帳下白駝是也說文從毛耳聲曹憲廣雅音

音二後俗本訛二為毛故今漢學亦有誤讀若筆者

入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文選出師表注引荊州圖云郡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

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

注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林暢圖師曰魏志注中言單家非一猶言單寒之家別于

大姓右族耳裴楷傳注引裴略列傳以徐福族幹李義等同

卷亦云幹義二人竝單家而前明小說家乃以徐庶自隱姓

名別稱單福則似以單爲姓者殊可笑矣

又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

各本俱作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誤也今 殿本已改正

李良表曰廣元卽石廣元也龐士元何嘗仕魏邪 潘眉曰

前注言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俱遊學此注言徐庶與同

郡石韜相親愛韜卽廣元名各本或誤作龐元或將元仕二

字誤倒士元之士旣非仕字龐士元亦未爲魏臣此皆妄人

塗改遂至不成文理耳

又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水經獲水注云彭城郡城內有魏中郎將徐庶碑植于街右

曾爲楚相也

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按周瑜傳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于當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

與備并力逆曹公云云與此傳所載是一事蜀吳通好之時

瑜亮二人會合蹤跡見于史者不過如此而小說家鋪張其

事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前賢王應奎

柳南續筆云旣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

而王阮亭古詩凡例尤梅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

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注袁孝尼著文立論

孝尼一本作孝居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 又要應顯達爲魏

殿本考證云亦元本作必 潘眉曰爲魏當作于魏

注欲以固委付之人

殿本考證云人宋本作誠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潘眉曰十道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爲諸葛受封地近洪氏補

置域志從之按諸葛功在魏延上延尙封南鄭邑侯不應諸

葛僅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乃縣名前漢屬郿郡中興省

至建安中嚴幹已封武鄉侯可知武鄉侯雖省改于中興而

實復置于漢末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爲封土如

魏張郃鄧人封鄧侯徐晃揚人封揚侯吳文欽譙郡人封譙

侯濮陽興陳雷人封外黃侯時譙郡陳雷不屬吳亦寇領之

諸葛瑯琊郡人因以瑯琊之武鄉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

西鄉侯西鄉涿郡縣名皆邑侯非鄉侯也

注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

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唐庚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識慮矣使其學術

識慮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款

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漢不爲叛臣宣

帝從之蓋是時匈奴雖衰素號敵國非東顧南與比也名雖

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此非徒示以謙德將爲

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尙勝呼韓

彼來稱藩猶當待以不臣况未服而強之邪前此加權封爵為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宜為亮所不報矣

注亮在南中又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

殿本考證云在宋本作至無並字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按此篇今人名之曰前出師表

蓋追先帝之殊遇又按宏志士之氣

文選無殊字宏字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

錢大昕曰諸葛出師疏本傳已載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費

禪即董允等云云復載允傳將軍向寵云云復載向寵傳

亦重出也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水經若水注云瀘津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

十數太多瘴氣鮮有行者三月四月遲之必死非此時猶令

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

并日而食益州記云瀘水源出曲羅傷下三百里曰瀘水

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潘眉曰瀘

水即今之金沙江也在滇蜀之交自雲南昭通府北流入四

川雷波廳界其水色黑故以為瀘耳在漢為越雋郡地若今

瀘州在漢為犍為江陽縣地非孔明所渡之瀘水也太平

御覽卷六十五引十道記不毛下有之地二字

注瀘津水出牂柯句町縣

明監本瀘津作瀘惟誤今殿本已改正李龍官曰水經

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誤

至于斟酌損益

董允傳損益作規益

責攸之禪允之慢以彰其咎

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則七字董允傳摘此表亦具

載此七字不知此傳何獨脫之按文選初本照依此傳亦

闕七字後李善補足之注云蜀志載亮表曰若無興德之言

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七字于義有關誤蓋李善據

董允傳以補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

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注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何焯曰此表中有臣到關中期年喪趙雲等七十餘人云云

考趙雲本傳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

據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

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眾不妨宜洩于

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雷箱謄元遜鈞致之于身後

耳集不載者益明諸葛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

字當為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敗難號

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眾使復所負而

不聞再出其必沒于是冬之前無疑也

又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又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

錢大綱曰劉繇爲豫章太守在興平中王朗爲會稽太守在

建安初又孫策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既上于孫權破曹休

之時又建興五年也蜀建興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似不必

贅述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魏志亦無此人竊疑是表

爲後人僞撰承祚不采此文其識高人一等矣

又淺敗北山

明監本北山作伯山誤通鑑亦誤今殿本已改正胡三

省曰淺敗北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

又資叟青羌

何焯曰後漢書董卓傳注云叟兵即蜀兵也漢代呼蜀爲叟

又劉焉傳注引孔安國尚書傳云蜀叟也然光武紀注引華

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

益州郡則叟者蜀之西南夷尚書疏亦云叟蜀夷之別名即

今之雲南也又李恢傳賦出叟濮耕牛戰馬此叟之在滇顯

證也青羌則青衣羌耳

又而不及今圖之又臣鞠躬盡力

殿本考證云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盡力今通行

又本皆作盡瘁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此今人所名後出師表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

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掛馬

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

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

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

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哀也當

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

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

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

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

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

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

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

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

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

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

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

己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

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

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

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

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  
亡何邪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

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注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又非匹夫之爲分者比又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

殿本考證云成當作伐分冊府元龜作忿比毛本作也上進毛本作上岸

又爲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唐庚曰孫權稱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絕之惟孔明以爲未可或問孔明之不絕吳權邪正邪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九年亮復出祁山

水經漾水注云祁山上有城極爲巖固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

注駐雍州

水經渭水注引魏氏春秋云諸葛亮寇郿司馬懿據郿拒亮卽此縣也

又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其州其麥與宣王遷于上邽之東

晉書宣帝紀云帝進軍渝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率眾將芝

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攻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時軍師杜叡督軍薛梯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復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按史臣于懿固多誇大之詞然兩軍相拒懿本勁敵當日情勢如此非盡虛誣可以互證也

宣王討亮至于鹵城

漢書地理志隴西有西縣安定有鹵縣後漢書郡國志安定無鹵縣蓋廢省矣趙一清曰西縣城在秦州西南百二十里鹵城蓋西城之訛此與陽阜傳之鹵城有別馬超時在冀彼文故宜是鹵城諸葛出上邽則當是西城也

又賈詡魏平敘請戰又攻無當監何干

晉書宣帝紀亮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此作賈詡未知其孰是也趙一清曰何干當作何平

注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王鳴盛曰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  
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  
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  
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此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  
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  
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  
晉之州兵魯之丘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  
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  
萬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不  
過十一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及其亡尚有  
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殿本考證云既出宋本作既在

十二年春亮率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

按公北伐者曰凡再出祁山一出散關一出斜谷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按諸葛公一生事功即三國志一書關鍵余二十許歲讀三

國志即擬作公年譜一帙將初稟私呈之孟煩菴師師故專

攻是史著見而喜之以爲此雖草牋之本若再操而精之後

日必可問世後三十年乃見張介侯所撰年譜與余初稟相  
仿惟中間各有依違得失因假之互相訂證頗稱完善附錄

于此云

漢靈帝辛酉光和四年公生一歲 按以建興十二年公卒

年五十四歲推之知其生于足年也

壬戌光和五年公年二歲 按是年皇子協生即獻帝也

癸亥光和六年公年三歲

甲子中平元年公年四歲 按是年黃巾賊起 昭烈得關

張舉義兵討黃巾賊有功

乙丑中平二年公年五歲

丙寅中平三年公年六歲

丁卯中平四年公年七歲

戊辰中平五年公年八歲 按是年侍中董扶私謂劉焉曰

益州有天子氣矣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中平六年公年九歲 按是年獻帝崩皇子辯即位

卓廢帝立陳留王 昭烈起兵討董卓

漢獻帝庚午初平元年公年十歲 按是年董卓自爲太尉

旋白爲相國遷帝長安 昭烈領平原相以關張爲別部

司馬

辛未初平二年公年十一歲 按是年袁紹爲冀州牧

壬申初平三年公年十二歲 按是年王允使呂布殺董卓

而李郭之患起

癸酉初平四年公年十三歲 按是年袁術據淮南

甲戌興平元年公年十四歲 按是年孫策據江東

乙亥興平二年公年十五歲

按公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

署豫章太守將公及弟均之官會漢更選朱昭代玄玄素

與劉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公遂寓南陽襄鄧間

丙子建安元年公年十六歲 按是年曹操迎天子遷都于

許昭烈與呂布戰敗走歸曹操

丁丑建安二年公年十七歲

戊寅建安三年公年十八歲 按張譚云公與徐元直孟公

咸石居元游學三人爲學務于精熟公獨觀其言每晨

夕從容抱膝長吟此事必繫于此年不知其何所據也

己卯建安四年公年十九歲

庚辰建安五年公年二十歲 按是年孫策卒以印綬付其

弟權時年十九

辛巳建安六年公年二十一歲

壬午建安七年公年二十二歲 按是年袁紹卒

癸未建安八年公年二十三歲

甲申建安九年公年二十四歲

乙酉建安十年公年二十五歲

丙戌建安十一年公年二十六歲

丁亥建安十二年公年二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屯新野詣

公草廬凡三往乃見 後主禪生于荊州

戊子建安十三年公年二十八歲 按是年昭烈命公使吳

與周瑜魯肅等破曹操于烏林赤壁以公爲軍師中郎將

己丑建安十四年公年二十九歲 按是年廬江雷緒率部

曲數萬口來歸昭烈使公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庚寅建安十五年公年三十歲 按是年孫權以妹妻昭烈

昭烈求都督荊州 以龐統爲治中與公並爲軍師 吳

周瑜卒

辛卯建安十六年公年三十一歲 按是年昭烈自將數萬

人入蜀公與關公鎮荊州

壬辰建安十七年公年三十二歲

癸巳建安十八年公年三十三歲

甲午建安十九年公年三十四歲 按是年公留關公守荊

州自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克巴東進圍成都劉璋降昭

烈自領益州牧以公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治成都

乙未建安二十年公年三十五歲 按是年孫權使諸葛瑾

求荊州昭烈不許聞曹操將攻漢中因與權和分荊州以

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屬蜀

丙申建安二十一年公年三十六歲

丁酉建安二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歲 按是年昭烈進討漢

中急書發益州兵公以從事楊洪策遂發兵 吳魯肅卒

戊戌建安二十三年公年三十八歲 按是年曹操自將擊

昭烈次于陽平關公居守 己亥建安二十四年公年三十九歲 按是年昭烈有漢中

聖臣上表漢帝請立爲漢中王 孫權使呂蒙取江陵關

公及其子平皆被害 尙書令法正卒

庚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年四十歲 按是年正月曹操卒十

月曹不自稱帝改元黃初廢帝爲山陽公

辛丑昭烈帝章武元年公年四十一歲 按是年夏四月漢

中王卽帝位于武備之南改元章武以公爲丞相假節錄

尚書五月立禪爲皇太子 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封權

爲吳王 張飛被害

壬寅章武二年公年四十二歲 按是年因張飛卒以公領

司隸校尉 詔公營南北郊于成都

癸卯章武三年夏五月改建興元年公年四十三歲 按是

年公自成都至永安帝崩年六十三公受託孤命以尙書

李嚴爲副 太子禪卽位年十七封公爲武鄉侯 魏華

歆王朗陳羣許芝等各有書與公欲使稱藩侯皆不許作

正議以絕之

甲辰建興二年公年四十四歲 按是年公開府領益州牧

事無鉅細皆決于公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乙巳建興三年公年四十五歲 按是年公率眾南征平四

郡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爲雲南郡又分建寧

牂柯爲興古郡冬同成都

丙午建興四年公年四十六歲 按是年公治兵講武以俟

北征 曹丕卒子叡立改黃初七年爲太和元年

丁未建興五年公年四十七歲 按是年公將北伐率諸軍

駐漢中上出師表 子瞻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公在武

戊申建興六年公年四十八歲 按是年公攻祁山南安天

水安定諸郡皆應關中響震前軍馬超還公節度敗于街

亭公收沒誅之乃按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貶三等

帝以公爲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一月公聞孫權滅曹休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還漢中

己酉建興七年公年四十九歲 按是年詔公復爲丞相

孫權稱帝改黃武七年爲黃龍元年公遣衛尉陳震往賀

權與雲蓋其文分天下

庚戌建興八年公年五十歲 按是年魏曹真等攻漢中公

次于城固赤坂會大雨二十餘日道絕各還師

辛亥建興九年公年五十一歲 按是年公復率軍圍祁山

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斬其將張郃

壬子建興十年公年五十二歲 按是年休士

作流馬木牛秋早教兵講武

癸丑建興十一年公年五十三歲 按是年公使諸軍進水

斜谷治斜谷邸閣

甲寅建興十二年公年五十四歲 按是年春公出斜谷始

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公自鄠軍于渭南屯五丈

原以前者糧運不繼使已志不得伸乃分兵屯田爲久計

計與司馬懿相持百餘日八月卒于軍年五十四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固山爲墳

水經河水注云亮葬定軍山固卽地勢不起墳塋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何焯曰葬漢中者欲後嗣不事于建也龔景瀚諸葛武侯墓記云漢丞相諸葛忠武墓在沔縣定軍山夫人而知之也祠後數武大家巍然入謁者無不肅拜然與陳氏蜀志所稱因以爲墳者不合山右譚君炳精于洪範衍疇之學以數推之云葬處當在垣外西北數十步半山眾未信也總督松公巡閱邊防至沔謁侯墓余與譚君皆從既展拜循垣北行土岡環繞如屏登其半有碑在焉萬曆十九年所題也墓之形蹟略可辨識履其上聲震壘如中空譚君曰此葬處也左右前後形勢宛然午山子向其不忘中原之志乎岡上周垣遺址猶餘尺許眾以譚君之言爲有徵皆神其術知縣馬君允剛與邑之紳士鳩工庀材將新侯廟適聞是語遂加土爲封因舊址築外垣以衛之祠後之家仍舊不敢廢也立石于左與明碑對請余記之以示後人余考侯有專祠在縣城東五里道旁中有重修祠墓記亦萬曆十九年所立也其文云仍舊址爲垣更嚴侵地以短垣盡護域外之山各爲圖載碑陰碑陰已磨不可考然當時有內外兩垣可知也今所封之墳當時已知之矣而各爲圖蓋兩存之以云慎也季漢至今二千有餘年矣顧氏水經注云遺令葬定軍山因卽地勢不起墳隴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塋墓所在當北魏時距侯殞僅數百年所言若此况至

今我侯之英靈在天下其體魄所藏與山爲體固豈同哉柏蔥鬱數十里不室之者無不肅然起敬是定軍一山皆侯墓也必求尺寸之地以資之則鑿矣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水經河水注云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嘗爲營東卽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穢難識又江水注云江水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壘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機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王觀國學林云後漢書漢書班固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茲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潘眉曰宋神宗云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于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皆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諸臣深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舊世人不曉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又云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百二十百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百五十六下營法也一在

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亦二百五十有六

楊廣曰八陣圖

在渭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六尺耕者或擲犁之經何從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或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顧祖禹曰漢時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陣實常勒八陣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陳懿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後魏柔然犯塞刀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李靖對太宗言六花陣法本于八陣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陣後亦未嘗亡也

景祐六年春詔為亮立廟于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求

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

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又臣愚以為宜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徒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于是始從之

宋書禮志四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後代遵

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禮又從之並非禮也

又興王室之不壞

水經沔水注無興字疑此衍文

子瞻嗣爵

王應麟曰朱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子向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

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于賣國者耳以其能繼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

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殿本考證云止宋本作正

長樂梁章鉅撰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  
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  
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  
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  
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紀文達師曰陳壽所錄寫之二十四篇久已無考近代惟常  
熟朱璘所編諸葛丞相集四卷首卷所錄諸葛公遺文一卷  
于陳壽所上錄目皆不載蓋摭拾三國志注及諸類書而成  
其黃陵廟記明楊時俾作諸葛書嘗以摭用蘇軾大江東去  
詞語較辨其偽今考陸游入蜀記作于乾道六年記黃牛廟  
事引古諺及李白歐陽修詩張詠贊甚詳獨一字不及諸葛  
作記袁說友所刻成都文類作于慶元五年亦無此文然則  
應託之本出于南宋以後明甚璘乃率行載入絕無考訂至  
經書五十條顯然偽託亦取以苟充卷帙且武侯十六策其  
偽與心書同晁氏讀書志著錄則猶出宋人之手既取心書  
又不取是策何也二卷以下皆爲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  
諸條猥雜尤甚矣 按諸葛集歷代皆有其目藝陽國志後  
賢志載蜀人壽良亦有諸葛文集與陳壽本頗不同今未得

聞其概隋書經籍志有諸葛集二十五卷又有論前漢事一  
卷武侯集誠二卷兵法五卷又總集內有武侯誠一卷唐書  
藝文志作集二十四卷中興書目有諸葛集十四卷明王士  
禛有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俾以王書無累更撰諸葛忠武  
全書十卷我朝朱璘有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鵬翮之  
忠武志全用之而增白浮鳩一篇此吳人苦孫皓之暴而作  
者率行混入其他可知近人惟武威張樹有諸葛忠武侯文  
集四卷又附故事五卷網羅極博足掩前修而刺取片語單  
詞未免纖碎今備詳其目錄如左與好古者共稽焉

草廬對 爲先帝與後帝遺詔 又詔 爲後帝伐魏詔

南征詔 請宣大行皇帝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杜微爲諫議大夫表 薦呂凱表 彈李嚴表 彈李

平表 彈廖立表 又彈廖立表 請張裕罪表 公文上

尚書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 上事表 祁山表

耿文山表 舉蔣琬密表 臨終遺表 街亭自貶疏

正義 絕盟好議 上先帝書 爲法正答或問書 答法

正書 答關公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答李恢書

與劉巴書 與劉巴論張飛書 答李嚴書 又與李嚴書

與張魯書 與張裔書 與張裔蔣琬書 又與張裔蔣

琬書 又與張裔蔣琬書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

嚴書 與孟達書 與步騭書 與陸遜書 與孫權書

又與孫權書 答司馬懿書 與兄瑾論白帝兵書 與兄

又與孫權書 答司馬懿書 與兄瑾論白帝兵書 與兄